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

清鑒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



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  
盡余其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  
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  
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  
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  
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  
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  
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王之在山覲岸不枯  
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

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  
江湖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騶騏之  
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七首雖未  
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鸚鵡有凌鷲  
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  
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  
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  
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  
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



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  
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  
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  
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  
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  
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  
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暗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  
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  
於信效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

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  
非富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  
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  
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  
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  
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  
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螿蝻  
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  
尊卑而不能審性情之寬尅志行之誇隆惟帝難之



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  
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  
為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  
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  
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  
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皆  
為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  
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  
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

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烟燼之餘平  
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  
觀一觀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  
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  
之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  
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  
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

行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明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席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繫於勢利者清人也  
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  
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  
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列騁干戈以靜難  
者武人也甄培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

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  
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  
者篤人也繫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  
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  
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  
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  
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



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  
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  
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  
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  
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  
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  
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  
奉禮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  
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

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  
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  
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  
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  
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狀專醜正而害  
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害人  
也飭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  
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  
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



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弃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飭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

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真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飭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譙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



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省殖而波  
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本步  
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噤人也覩  
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  
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  
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  
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  
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

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頰而面從至析離  
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  
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頰  
貌脩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  
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  
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  
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  
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矧陋聲氣  
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



文蔚春林官則度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  
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  
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  
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  
祭孽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  
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  
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  
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  
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

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  
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  
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忍然而  
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  
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  
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繫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  
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  
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  
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



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  
 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  
 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冲  
 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  
 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  
 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  
 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  
 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  
 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

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  
 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  
 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  
 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  
 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  
 砥砭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  
 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  
 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疎瞻  
 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



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  
尚不永弃高莽宰詔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  
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  
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綏也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  
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  
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  
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  
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  
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



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  
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  
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  
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  
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  
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  
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  
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

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  
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  
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娉  
倍貧者所憚也豐於則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  
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  
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sub>子</sub>徼<sub>切</sub>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  
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欺忍而不忿然



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  
 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  
 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  
 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  
 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  
 之良精而不關次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  
 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自  
 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  
 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

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

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

五懈魚計二切

此在懈在

成怨又喜委衰逐盛塌冷趨熱此法之行

則必多奪省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

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

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

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各壻家書必手書一

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

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菴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



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  
 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  
 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  
 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  
 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  
 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  
 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  
 之惑之甚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  
 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

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  
 俗人是酣是酒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  
 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  
 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  
 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  
 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女友切如  
 沸如羨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獨笑或無對而  
 談或嘔吐几筵或值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  
 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



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  
 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  
 毀而荒錯之疾發闢昔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  
 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客庚切谷而不憚以  
 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顛雖墮而不覺以呂  
 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管為命切於  
 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劍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播寶  
 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  
 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  
 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  
 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  
 搆漉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  
 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  
 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湏臾  
 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  
 無自及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為  
 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乃盃耳不論



於能否料瀝雷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臣注於所  
 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  
 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  
 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  
 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  
 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  
 風之為疾猶辰攻洽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唯荒旦切  
 天墮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  
 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  
 以戴尊街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  
 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  
 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  
 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  
 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  
 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  
 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



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薄行切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安得行以此而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飭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壘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

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婆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



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飭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

其未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



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  
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  
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  
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  
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  
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  
之自天豈籍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  
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  
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  
得所長筭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  
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  
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  
 駭五駭切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

承訓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

七



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颯甫遙切風朝

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

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

耻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

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錄耳

由切敵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

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

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

不傷不褻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

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

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

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

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

陰私相訐居謂切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

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

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

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

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

承訓

抱小字外篇卷五

一義



倨

居御切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

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

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

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

職深切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

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

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

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借老之慎不能救一朝

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

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

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蠅所以

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普卜切

連抱之木也古賢何

獨跼踖恂恂之如彼今人何甚愎慢傲放之如此乎

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

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

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

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

承訓

五小外編卷三

二義



之耻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  
舍嘉旨而啣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  
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  
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  
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楛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  
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  
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  
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

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  
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  
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  
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  
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  
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  
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  
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



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詰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定此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

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復雉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儆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



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  
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乎况於他乎  
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  
潜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  
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  
玄純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  
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  
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  
可惡或宿于他門或晝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畝

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  
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  
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  
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  
人迹厠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  
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  
惜護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  
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  
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



堂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飭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泰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詭文君之動

心載號載歎譎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讒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鑿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



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

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酗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鳥脚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



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眈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

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聞聞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指無復庶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



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衰哉於是朝族以叙歡交極  
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  
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  
言有章者為摺答粹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  
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  
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  
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請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  
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  
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竒怪朝廷宗

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  
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  
恍惚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  
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  
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  
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  
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  
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  
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



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度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住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  
螳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則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槩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飾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二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顏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蚩後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  
網魚之去水畧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飭無常以同為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  
額也余嘗兀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  
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  
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祭梓之法也况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

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避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飭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斷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因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慙縗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  
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  
相去之遼緬乎人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  
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  
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  
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  
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

吾丹陽葛洪稚川著

刺驕

抱朴子曰生平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  
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  
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僂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



因緣連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璞使自軒昂  
目不步足噐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  
囁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  
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  
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  
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  
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  
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噐量逸韻遠  
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

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  
人競幹佐之便辟修倂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  
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貴之以妍俗人徒  
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  
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  
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  
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  
因而蚩之謂為凡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  
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



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  
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  
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  
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  
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  
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  
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  
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  
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

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  
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  
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  
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  
咸羨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  
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  
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  
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  
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



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蕩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貴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止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栢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朋騰競逐彼闕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心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枘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柄劬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

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  
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  
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  
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飭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較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書院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

六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終



聖